

這套“文藝小叢書”是爲廣大  
工農讀者編選的。所收編的作品  
主要是與四川有關的革命鬥爭回  
憶錄和歌頌三面紅旗及新人新事  
的小說散文。

這套叢書字大、本小、攜帶方  
便；文字通俗易懂，具有小學文  
化程度的讀者都可以閱讀。

統一書號 T 10118 · 579  
定 價 (5) 0.10 元

文艺小丛书

# 从水牢里活出来的人们

——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调查记

(报告文学)

李 累 之 光 著

•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人民印刷厂印刷

---

850×1168 毫米  $\frac{1}{64}$  • 印张  $1\frac{3}{32}$  • 字数 18 千

1961年7月第一版 1963年6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 8,001—58,000

这是个調查材料。材料陈旧，都是十几年以前的事情。說起这些事情，真叫人不敢相信。老一輩的四川人尙还記得：远在三、四十年前，四川各派軍閥爭防区，打仗一打就是20多年。他們明筹軍餉，四川老百姓預征了40多年。四川老百姓预征錢粮到了1971年。这件千真万确的奇聞，不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么！

不仅如此。一个軍閥得势，連他的叔侄兄弟、亲戚朋友也跟着飞黃騰达，

黑霸一方。真所謂一人得道，雞犬飞升。  
軍閥中的大邑系，系里的刘文彩，就是一  
例。刘文彩在大邑县安仁鎮有庄园一  
座，現在是“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館”。我  
們記敘的，便是这座庄园的材料。按刘  
文彩說，他能发家致富，全靠这座庄园修  
在“风水墩子”上；根据我們的調查，完  
全是另一回事。戳穿鬼話，需要調查。  
看来，記敘的材料虽旧，也許意思还新。

—

我們来到大邑安仁鎮。走过軍閥刘  
湘的公館，約半里路，就到了“地主庄  
园陈列館”。繞着庄园轉了一圈，足足花  
去两个小时。庄园四周，全是两丈多高

的风火砖墙，仅东北两方，就有七座高耸的黑門。

地主庄园的大門，刘文彩称为“龙門”。門扁上刻有“受福宜年”四个金字。側翼两壁，釘有四个拴馬的大鉄环；两壁上下，均有枪眼。庄門是坐南朝北，但进得庄来，大厅却是坐西朝东了。看来很不习惯，好象庄門在跟大厅賭气，故意把头扭在一边。

天井里，摆着两个六角形的紅沙雅石花缸。花缸高有五尺，两人不能合围。一个花缸刻着文武戏文，人馬栩栩如生；另一个花缸刻着山水楼台，玲瓏剔透。提起这两座花缸，还有一段頗不寻常的来历：

远在1927年，四川軍閥混战时期，目不識丁的刘文彩，靠着族中軍閥的势力，便由取押收租、烧房卖酒的地主兼商人身分，一跃而为“川南稅捐总局总办”，就职敘府（今宜宾县）。接着又从“总办”升到“敘南清乡司令”，人称“双枪王爷”。原来，刘文彩有步枪，还有烟枪。他凭着这两支枪勾結官僚，迫害人民，置产业，买田地，修庄园，做生意，生活穷奢极侈。直到1933年，他的靠山被軍閥打敗，自己在敘府站不住脚，才梭回老家安仁。

刘文彩离开敘府时，他将榨取群众的油水，利用子弹箱，装滿銀元。大箱2,000元，中箱1,000元，小箱500元，滿

載25只大船，浩浩蕩蕩，經乐山、新津，  
武裝押運回家。連兩個勞動人民創造的  
雅石花缸，也被船載人抬，從路隔七百  
多里的敘府，搬了回來。

天井左廂是賬房，這個賬房里陳列  
有劉文彩的象片。劉文彩，身材高大，  
著長袍馬褂；眉梢眼角，均朝下垮，顴  
骨上聳，兩頰下塌；眼睛眯着，倒略含  
笑意，嘴扁無髭，頗有太婆味道；統觀  
頭部，光腦壳。

天井右廂是大廳。廳房橫排抱柱五  
根，抱柱間鑲有雕花木格，在福祿壽喜  
四字中間，嵌了一個國民黨的黨徽。此  
間有八丈寬，六丈深，右邊是劉文彩的  
西式客廳，左邊是劉文彩的中式客廳。

中式客厅内，摆设着一套紫檀木镶大理石的桌椅。我们并坐一椅，尚不擦肩。这种家俱，我们曾在北京故宫与颐和园内见过，但是，比之皇家桌椅，它还多了一件东西：紫檀木上嵌了五彩缤纷的贝壳，贝壳尽雕成飞禽走兽、奇花异草。客厅是这样，那么，进了中门，直入刘文彩一家人住的几重天井，那些正房、后房、厢房里的摆设，大家也就可以想象了。我们见到刘文彩用的一床珍珠罗纹帐，重不过四两，收拢来可以一手握住。

这一大片房子，全被一层围房包住。这层围房，过去是刘文彩的奶妈、丫头、大娘、绣花女工的宿舍，也是做灶

房、泡咸菜、放年貨、堆香蜡的地方；  
現在是陈列刘文彩罪行的展覽室。走进  
这层围房，时而左，时而右，曲里拐  
弯，莫辨东西南北；围房路径，都是高  
墙夹巷，看来走到死路，至尽头又有拱  
門。幸好我們是紧跟着陈列館的同志，  
沒有困在“八陣图”中，万一离开，那就  
很难說了。

足足花了五个小时，我們才算看完  
整个地主庄园的一个角落。为探底里，  
我們便住在庄园。半夜醒来，听見园内  
水声潺潺，檐廊崩裂作响，好不奇怪。

第二天，我們仗恃胆大，謝却給我們  
引路的同志，便独闖庄园了。我們从  
靠近賬房的圓門穿出，朝着和大厅相反

的方向走去，走完一道夹墙深巷，便看見两边排列着数不清的仓房，好象一个中等乡場。經過折壁拐角，到了刘文彩的雇工院，黑压压一大片房間，橫七豎八，又密又挤，屋檐低垂，泥壁斑剝。我們鑽了半天，才走出雇工院。东倒拐，西轉弯，几十步一座高墙，几十步一道黑門，层层墙，重重門，分不清来門去路。“水滸”上祝家庄內的盘陀路，还有白楊树为記，而刘文彩这个庄园，竟无記可寻。这一帶房子有三角形的、梯形的、弧形的、菱角形的，真是奇形怪状，鬼头鬼脑。我們不願久留，但已經不知哪里而来，从何而去了。

正在寻思，突然听見流水声音。找

了半天，才發現一間陰暗寬敞的屋子裏，有一條三尺多寬的水溝。屋子裏怎麼會開水溝呢？真是陰陽怪氣。我們順着水溝盤來繞去，穿過一座小院，推開一扇沉重的黑漆小門，水溝卻又變成小溪，順樓台亭閣流去，把我們引進一座花園。凭着陳列館的解說牌，才知道這兒有“小姐樓”，也有劉文彩的“歡喜亭”，亭頂還有他乘涼觀景的陽台。後來，館內的同志告訴我們，這是最小的一个花園，莊園內還有兩個大花園，裏頭修得有劉文彩的“夏季吸煙室”和“逍遙宮”。

連我們也不知道，怎樣走進了他的“佛堂”。再左鑽右轉，穿竹林，過墳塋，竟來到一條十分僻靜而潮濕的窄巷，走

攏巷底深处，有一沉重黑門，門上鉄环粗重，挂着巴掌大一把銅鎖。进了黑門，又是一条更窄更黑的夹巷，两边砖墙长滿青苔，还在浸水，我們感到发冷。往左弯，又是一重黑門，又吊着一把大鎖。进了二重門，有七級石梯，沿墙是个石坎。我們下了石梯，仰望石坎，竟有两人多高，砖墙高不見頂；坡底有水，深过脚背，真是又冷又黑。細看四壁，百物不生，連蛛网也沒有一个，頓覺毛骨悚然。我們手拉着手，又往左弯，見石壁，有第三重門。这重門，有五寸厚。我們用力推开，室内轟的一声，水往外涌……。

我們看到了地主庄园的水牢。

我們看到了水牢里有一架鐵籠。

我們還看到鐵籠里面釘滿了尖刀和鐵刺。

這樣的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“王法”和刑具，還是我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。從水牢里，我們能夠看清這個軍閥、官僚、袍哥、惡霸地主四合一的劉文彩的嘴臉，也不能不想起過去受難的階級弟兄姊妹。

從我們看到都不相信的房屋結構，不禁想到一連串的問題：一座莊園，為什麼築了這麼多數不清的層层高牆？為什麼修了這麼多怪模怪樣的房子？為什麼有這麼多曲折昏暗的狹巷？

## 二

我們還沒有看完這座地主莊園，就已深深感到它是一部地主階級迫害勞動人民的历史。攔在心上沒有解決的問題，迫使我們要作仔細的調查。我們走出莊外，串連貧農，找到了快滿80歲的劉大娘，她含淚告訴我們莊園的來龍去脈。

原來，在早這是一個百多戶的大村莊。劉文彩在敍府撥回銀子，只修了一棟三合頭的房子。他在敍府丟了“敍南清鄉司令”這頂紗帽，回到老家，就存心當“土皇帝”。頭一着棋，便是擴建莊園。劉大娘說，現在的大門、厅房的屋

基，原是刘义和、刘老么、长生娃的；雇工院是刘吉盛、刘大姐几户人的；小姐楼是补锅匠的；麻雀楼是刘益山的；另外还有万木匠、万二师、麻么嫂、黄么姑他们几十户的房子。就刘大娘一个人，便点着指头给我们数了三十一户。刘文彩霸占一户，修一层墙，开一道门；整掉两户，又修一层墙，又开一重门。我们这才恍然大悟，难怪这座庄园修得稀奇古怪，七弯八拐。这三十一户人家，有的家破人亡，有的流落外乡，有的音信杳无，每一家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，每一道墙都记载着劳动人民的血海深仇。

向刘大娘告别时，她说：“你们回

庄园看嘛，玻璃柜柜头有三件血衣，那是彩老五佔霸刘益山的房子带的命債。”

我們看見三件血衣时，刘益山在一旁沉默不語，光用拐棍狠狠地戳着地板。刚才我們听他講述了經過始末，很了解他此刻憤懣的心情。事情是这样的：

刘文彩在修“逍遙宮”那座花园时，就貪图刘益山的房子和六亩水田。真所謂“三月間的菜苔——早起了心”。他喊狗腿子刘紹武去說話，刘益山橫順不答应。身兼乡长和袍哥大爷的刘紹武，沒有想到自己会碰壁，刘文彩更沒有料到刘益山胆敢打狗伤主。修好庄园，院墙筑到刘益山的房子背后了，刘文彩愈发

眼紅，他叫刘紹武放話，栽誣刘益山通匪，要打死他。刘益山晓得鸡蛋碰不过石头，只好丢下老母妻儿，流落外乡。

刘文彩一計未了，二計又生，命人开一条大水沟，直杀向刘益山正屋，白天黑夜冲刷土墙，逼他老母搬家。老母亲吞不下这口恶气，病倒在床。日子稍长，这股毒水冲破土墙，淌进屋里，淹到床脚。老母亲躺在床上，昼夜啼哭，半夜醒来，喊着刘益山的小名，边哭边問：“你跑到哪里去了？跑到哪里去了哟？”等他得信赶回家里，母亲已經死去。

坟土未干，刘文彩张嘴又要房子。刘益山向他說：“大树底下好遮蔭，留